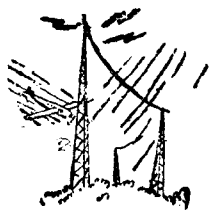


台灣真相

2

救死與求生·····	張明
美金公債庫券不是生意經·····	楊深
向民青兩黨的新貴們道喜·····	黎民
毛澤東論原子彈的失敗·····	史特朗作 大牛譯
科學與軍事·····	荳萊士作 毅夫譯
台灣真相·····	張琴
我從台灣活着回來·····	雪穆
黑風·····	吳越
國民身份證·····	蘇金奎
評「滅大咬子傳」·····	令狐玄
苦難的小姐——楊璧·····	龔子游
樂仁達這個人·····	唐海作 米谷圖



救死與求生

張明

「死亡敵不過生存」

托爾斯泰

正如陳誠總長所說：「我們這次三中全會，就是決定不再與共黨言和，決心與共黨在戰場上決定生死的『大會』，（聯合社三月二十日電）。這場關係『生死存亡』的大戰，當局希望在年內必須有一個結束，因而『自今天起，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實施憲政為止，這九個月中，乃是國民黨最嚴重的階段』（蔣主席三月二十五日紀念週致詞）。所謂『歷史上的各種失敗，往往都在其即將成功之際』，時勢的緊迫，失敗的威脅，正籠罩着南京的核心人物周邊，這九個月的鬥爭，實在是這些核心人物拯救死亡的時期；他們說：『如果共黨作戰獲勝，成立聯合政府，一定容納不下我們（這些核心人物），那就是我們的整個失敗』。

爲了求取這一救死鬥爭的勝利，三中全會決定了一整套的辦法。這套辦法的基礎是軍事，爲了軍事上剿共的勝利，就必須依靠特務及統治的威力，在政治與經濟上採取兩件法寶：

第一，在政治上。一方面，封閉一切『和談可能重開』的門戶，斷絕各方對『恢復政協路線』的希望與幻想，以堅定作戰的決心。另一方面，則迅速完成所謂『政府基礎的擴大』儘速實現『政府改組』。

第二，在經濟上。一方面，繼續貫徹全面經濟動員（經濟緊急措施方案），以公開的掠奪支持內戰經濟。另一方面，也估計到這一動員的時效，決定了不惜採取『頭痛醫頭』的枝節辦法，以公債、庫券以至尚未實行的什麼幣制改革等辦法，迷惑人民視線，騙取資金，穩定物價，『把經濟危機拖過去再說。』

他們以爲這兩件法寶，會取得兩大作用，首先，是對國內的：也許這樣在政治上可以實現所謂『黨內黨



外的一致，使缺乏勇氣的中間游離份子承認政府的既成路線，進而支持政府的救死鬥爭，共同担負反共鬥爭的責任，迷惑人民大眾的視線；在經濟上，則也許可能補足一部份赤字，壓抑人民的憤怒，緩和經濟危機的深化。其次，是對美國的：在形式上的『擴大政府基礎』與『經濟暫趨穩定』以後，可以幫助美國國內的支持派找到藉口，減少美國對於中國內戰投資的顧慮，進而變『有條件支持』為『無條件支持』。

所謂救死鬥爭的全部秘密，就盡止於此。他們既然已在三中全会內壓倒了『反對派』與『顧慮派』，所謂『際此時艱，全黨必須渾成一體』。因而他們也相信，今天特務與統治的力量，還可以辦到這樣的要求。

二

這些核心份子既然不願恢復政協與停戰令的約束，既然認為『聯合政府就是我們的失敗』，既然在顧安協和，既然決定了拚死到底的方針；則必然要汲盡一切力量，把特務與統治上殘存的一切力量，把一切『未死』的『優勢』，把一切『吃奶的氣力』全部施用起來，實施這一救死鬥爭。

但是，是不是這兩件法寶就能取得這兩大效果，而能使救死鬥爭不敗呢？

回答是：不，并不。

我們且先不談軍事上的既定方向，我們且先平心靜氣來考慮一下這套法寶與效力的現實結果。

第一、政府的『基礎擴大』以後，固然可以便於游離的中間份子，找到向既成路線妥協的藉口。但是，正為張東蓀先生所說：『國民黨今天所斤斤不忘的，仍是保持它的家天下，亦即絕對政權。不拘青民兩黨說得如何天花亂墜，而國民黨所讓與的總是在他的絕對政權所容許的限度以內；青民兩黨居然要求實行責任內閣制，這真使人發笑，共產黨以數省土地，數十萬軍隊，想換取這個都不可得。』（時與文週刊第三期）當政府實現所謂『改組』以後，國民黨在政治上不啻打出了最後的一張王牌，這就是國民黨心目中的最大限度的『民主政權』了，而這個政權，正如三中全会宣言及二十二日中央日報社評所說，『不能否定國民黨比其他黨派負有決定的與訓政的責任』。這樣的政權，既不能迷惑人民，亦必不能使任何公正耿直的人們參加或擁護。這樣，就在政治上使至今對『國民黨統治下仍可逐向民主』懷抱幻想的人們，最後消失了他們的幻想；因而，就能在國內愈益澄清了民主與反民主的陣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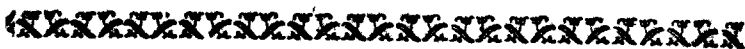
第二、作為經濟總動員的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可說是一種公開的掠奪，這種掠奪建築在特務恐怖上面，



在今天內戰財政滾雪球式的擴大情形下，雖對政府經濟情形最樂觀，與對特務統治最信賴的經濟學家，亦不能不承認『最多只有四五個月的效果』（三月七日聯合社華盛頓電）。三中全会期間所決定的那些債券、庫券、經濟改革以至將來還要實行的幣制改革，乃是一種欺騙的擄取。它的目的，乃是希望以這些目迷五色的枝節辦法，使『經濟危機能被繼續不斷的各種辦法緩和下去，……拖過內戰時期』。但是，正如保守的倫敦經濟學者雜誌二月十七日所說：『只要內戰存在，任何聰明的理財家，甚至亞當斯密再世，也無法挽救這種危機』。政府要採用這些目迷五色的枝節辦法，決不是表示它還有辦法，而是表示今天只能『頭痛醫頭，拖了過去再說』（俞鴻鈞在全會語）。在經濟緊急措施方案失敗以後，乃是經濟上『最後一張王牌』的失敗，此後只是殘存的一些小點子『副牌』，雖可以欺騙擄取有限的一些游資，（例如美金公債如能全部發行出去，亦不過貼補一億黃金外匯，只够作戰一個月之用），但決不能補救整個經濟的罅裂。加之，一方面這樣的一些辦法，也許暫時能在政府控制較強的大中城市中發生一些效用，但對政府控制薄弱的小城市與全部農村，必毫無效用；這就是說，經濟危機的發展必然更加深化下去，從根本上潰爛下去，終至作為決定內戰經濟基礎的農村發生廣泛而深刻的崩潰動亂，使兵源、兵糧……全部發生問題。再則，隨着農村經濟的惡化，生產的停滯，軍事的发展，大中城市中也必蒙受影響，使這些經濟措施的效力逐漸半步化減低下去，最後會產生更大與更深的，不可挽救的危機。

既然如此，第三、從國內來說，自然就無法取得豫期的效果了。這些救死的措施，正好比一張狗皮膏藥，它把正在腐爛發臭的未死的瘡痍表面上遮沒了，但是它阻止不住瘡痍的腐爛，阻止不住肌肉裏新陳代謝作用的發展，必然是使腐爛更加深化更加擴大，必然使危機更加深泛，最後決計阻止不了新生的肌肉的成長，這就是蔓延在政府地區的四十萬武裝人民的更大民變，當政治上的一切幻想消失，與經濟上的死亡措施更加加緊的時候，人民的生存鬥爭將包括更廣泛的階層，更堅實的基礎，它將為三春的激流，是莫之能禦的。

第四、也許迷戀戰爭前途的核心人物會說：上面說的三點都對，但是我們不是為的國內，而是為的國外；只要我們的政府不再使人發生『國民黨的政府軍與共產黨軍作戰』的印象，而是像希臘一樣的『多黨政府在剿滅叛軍』；只要我們不再給別人經濟不穩的感覺，而是經濟上還有辦法的樣子；我們就可以取得美國源源不斷的援助了。這樣的說法對不對呢？不，不對。這說法的主觀希望蓋過了客觀可能。美國反民主的帝國主義者，企圖以支援中國反動政權來控制中國，這個方針是確定的。它們在政府的救死鬥爭中，找到了新的援助藉口，努力作新的支持，這也是可以確定的，但是，美國對於中國反民主力量的支持，不能不有所顧慮，



不能不在時間與程度上遭受一定的限制。事實已經很清楚：第三次世界大戰在現在是一定打不起來了，而美國的經濟危機是一定要到來了，這兩個必然性，反動派是無可奈何的，是雖然很不高興却又不能不對它屈服的，反動派的本領原來不大，現在更加渺小了。從最近的國際形勢看，世界人民的力量正在繼續發展中，反美帝國主義的世界性的統一戰線，正在醞釀中；儘管外長會議上有着非常激烈的爭吵，但是圓滿的結果遲早一定會有，一切悲觀論都是沒有根據的。因此，美國反動派，對於中國反民主力量的支持，雖是既定方針，却不能不顧慮到國際及國內民主勢力的反對，不可能以直接參戰全部武裝等辦法作太大的支持，不能不在程度上有其限制性，這是一。其次，正如三月十八日「文匯報」發表的經濟學家陶大鏞氏的美國通訊所說：「美國在今天已走近了經濟恐慌的邊緣」。以資本主義的經濟晴雨表（商品及證券）來說，商品已由漲轉跌，證券微跌；以財富來說，利潤增加已到極限，實際工資則一般的減低中，因而造成了罷工及醞釀中的更大罷工運動；以生產來說，已過了飽和點，失業人數月月增加，獨佔資本家正力圖資本的輸出；以貿易來說，不論輸入輸出均是每況愈下，這個「資本主義的第一生命」，已日暮途窮了。總結這些具體的事實，「我們有充分理由來預言：在一二年內，新的經濟恐慌一定就要來到，它不是過去經濟恐慌的重演，而是一次空前的大恐慌」。今天的情形，既不許美國帝國主義者立即發動戰爭來解救恐慌，自然只能轉趨妥洽。這就是說，美國反動派對中國反民主派的支持，不但在程度上有其限制，而且在時間上也受其限制，不可能繼續多久，這是二。

這就是救死鬥爭的法實的現實效果，這說明了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救死亡的威脅，這對中國的民主潮流來說，不能成為有效的阻力，頂多只能成為一個岩礁。繞過這個岩礁，洶湧滋長着的民主巨流，一定依然不可抗阻地流向勝利。

三

然而更重要的，核心份子的死硬派既然要在戰場上決定生死存亡，戰場的形勢及其發展，也挽救不了它們的死亡威脅。

根據權威的統計，國軍的正規部隊（指步兵與騎兵，地方部隊及特務部隊不在其內；我們知道，步騎部隊是決定戰局的主要力量），動用對共軍作戰部隊的數量與留守後方的部隊數量，列表如下：



總數

對共作戰
鎮守後方

九〇師(軍)	二四〇旅(師)	一,九一六,〇〇〇人	一〇〇%
七八師(軍)	一一二旅(師)	一,七一三,〇〇〇人	九〇%
一二師(軍)	二二八旅(師)	二〇三,〇〇〇人	一〇%

這是二月底的可靠統計，國軍統帥部在三月份原來擬定再調九個旅(師)對共作戰，但是由於台灣的動亂，只有三個旅能够移動；但這三個旅，也因素質薄弱，恐怕也只能作第二線之用。這樣，留作鎮守後方的只剩下二十個旅不到，以今天後方情勢的嚴重，台灣動亂這樣性質的事件陸續增加，這數目已極不够，不能再調動更多的部隊去作戰了。

在對共軍九個月的作戰以後，國軍佔領了百多個城市，但是據美方或國共雙方已經證實的統計，至今已損失了六十九個旅，也就是約佔全部對共作戰部隊的三分之一光景。應當指出，這數字未指被殲滅(包圍、投誠、死亡)的正規軍而言，其他潰散的正規軍及折損的地方兵團、特種兵團、僞軍等尚不在內。國軍的損失，據密勒士評論報的估計至今大概補充了三分之一光景，也就是二十多個旅的光景，這些補充的兵員，小部仰給於自衛團地方部隊大部則是新抽的壯丁，其中有如大公報蘇州通訊所說的「尚不會放槍的農民」。這樣說來，國軍即使能獲得一部的補充，但在素質上，不能不說是減低了。香港德臣西報說：「目下國軍戰鬥力要減低一半」，重要的大約就是這個原因。

美國女記者露意絲·司屈朗估計：「由於共軍超特的戰術，每次戰鬥中的損失(包括人員的損失)，一般是一對一；而在歷次戰爭中，所獲的勝利品及補充，一般平均是一對五；再加上人民的激憤參軍，共軍的實力，大約比起初加了一倍半」。(延安之戰，三月十五日大美晚報)。在這樣的情形下，國共兩軍的實力在數量上已相差懸殊。但是，國軍採取了「放鬆其他戰場，集中兵力主要戰場」的戰略，因而在山東與陝北的戰場上，國軍在數量上仍佔着重大的優勢。山東戰場上，國軍總兵力約為五十多萬；陝北戰場上，國軍總兵力約為三十多萬，並有全國五分之三的傘兵。正是因此，所以國軍還有些進展，還能襲佔延安。但是，自從三月份以來，共軍不僅在其他地區與國軍基本上相持拉鋸之中，即便在山東與陝北這樣國軍集中兵力的地區，也出現了前所未見的新局面，這就是說，不但從整個局勢來看，去年十一月以後，已由國軍一面前進的局面，改變為一進一退的拉鋸局面；而且就是在國軍集中兵力的地區，也出現了這一戰場上長期拉鋸的局面。過去共軍一般是採取野戰中消滅對方有生力量的方針，但在李仙洲被俘的魯中大戰以後，在最近山東及陝北的戰爭中，則出現了大汶口的五進五出，東平三進三出，泗水兩進兩出，泰安兩進兩出，肥城兩進兩出



慶陽兩進兩出等等新局面，共軍不但力求在野戰中繼續執行既定戰略，不但繼續堅守不注重城市以免消耗有生力量的原則，并且也已能進而在城市戰中執行運動戰了。這不但說明了打運動戰的經驗愈來愈豐富，手法愈來愈純熟；而且也說明了兩軍的士氣、火力、土工作業、砲兵……都已有了新的變化。因此，國軍的有生力量，遭到比以前更大的威脅，國軍如希望僅靠避免野戰，採用齊頭并進的老辦法，已不足應付新的情勢了。

目下戰局的特點是：國軍在集中了兵力的山東、陝北還在力圖進攻，共軍則已擴展了運動戰範圍，在這些地區施行滾雪球式的愈來愈大的殲滅戰。加之，劉伯誠部隊已乘國軍集中於山東、陝北的時候，在中路乘虛大踏步前進。因此，目下這個軍事上的救死攻勢，有兩種可能：一個是因為劉伯誠部隊及李先念、魏鳳枝等的新的牽制戰，使山東陝北國軍不能不回師，則國軍頂多以重大代價打通津浦線徐濟段而止；另一個是國軍不顧這些新牽制戰，繼續以血肉排除山東、陝北共軍的拉鋸戰，在打通徐濟段及鋪設胡宗南——馬鴻逵的走廊以後，繼續在山東打通膠濟線，在陝北實行掃蕩戰，這個目的在一個多月的血戰以後，也許可以達到；但是，目下的一切集中的兵力，也就完全要分散在這兩條鐵路與走廊上了。這就是說：不管這兩個可能中哪一個可能變為現實，國軍都不能再施行新的大規模進攻了。這樣，「在五月底前解決關內問題，調兵出關，七月起在東北大打」的計劃，也就是「九個月解決中共」的主要戰略，更談不到實現了。倒是東北的共軍已整訓完畢。并且在最近四次的「演習進攻」裏，豐富了大規模作戰的經驗；東北國軍二十一個旅的美械部隊，則已損失了七個旅，只有招架，不能還手。如果關內戰局變化，東北共軍必將展開新的反攻。

以有生力量的轉化來說，也是一樣。過去共軍折損國軍六十九個旅，一部份乃是在共軍缺乏運動戰經驗（甚至在十一月前有時還陷於被動），火力甚弱，國軍素質極優，國軍兵力到處優勢，火力極強……的情況下，在有些地區土地政策還未完成，部份羣衆對國軍還有好感的情況下進行的。今天的情形完全變了，共軍唯一比以前不利的地方，就是某些城市的易手，財政經濟上比以前困難了；但是國軍的比以前不利的地方更多，不論在接收的日本軍火或美國援助的軍火減少上（香港華商報說只剩了十分之一）兵力的不足上、素質薄弱上、徵兵困難上、糧食困難上……都比以前嚴重了。因此，如果共軍繼續從生產上努力、在土地改革上努力、加強炮兵工兵的建設，并能不犯重大的戰略錯誤，以近來每月折損國軍六——九個旅的經驗來看，在今後數月內完成折損國軍一百個旅（包括已折損的六七十個旅）的目的，乃是有着極大的可能性。

當核心份子死硬派決心救死鬥爭的時候，當美國反動派還顯現着表面的強大的時候，要想（如過去有人



所估計)在國軍折損八十個旅以後，便『使好戰派顧慮實力的繼續損失而求和，以換得時間補充』，已經不可能了。和平、民主、獨立的實現，只有在它這次救死鬥爭慘敗以後，只有在軍事上繼續損折它四十個旅以後，只有在它無法繼續攻勢，而一切的救死法實都失效了以後，隨着軍事上已經決定要來的新局面的來到，這些死硬派才會放下手中的屠刀。這個時候，才是真正繞過了岩礁，到來了中國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新高潮。

四

反帝反封建的高潮，是一定要來到的，而且已經不遠了。照我們上面的分析，所謂『今後九個月實在是嚴重關頭』這句話，並不是毫無原因的。死亡敵不過生存，救死的攻勢更敵不過求生的鬥爭。如果國際情勢及國內情勢沒有出乎意料的突然事變發生，根據已有的力量的變化，救死攻勢很可能在山東與陝北的兩大會戰後停止，轉為另一種局面所代替。而中國的局勢，也大致在年內可以分曉了。

因此，我們一定要認清它這個救死攻勢的必然失敗，明瞭今天的一切表面上『強大』得很的措施、叫囂、狂喊、威脅……都是困獸之鬥的性質，都是因為被人扼住了喉嚨，而不能不狂喊的掙扎。因而，我們沒有悲觀的理由，更沒有失望的理由；民主力量決沒有危機，危機永遠跟隨着核心份子的死硬派。但是，這並不是說，我們可以懈怠，可以坐待新高潮的到來；這是救死攻勢的『最嚴重的關頭』，因此面臨我們的乃是一個艱難痛苦的鬥門。在這個鬥門之中，我們雖沒有危機，却有着相當的艱難須待克服，一個善於航海的水手，必能在驚濤駭浪中沉着堅定，繞過航路上的一切暗礁漩渦，使航輪與乘客穩定舒適地到達彼岸。一個善於領導民主運動的鬥士，也必須認清今天民主運動的主流，在別人的掙扎叫囂中，沉着堅定，既不悲觀，也不焦急，認清不遠的目標，繞過一切障礙，以最小的犧牲取得最大的勝利！

鬥爭還在前面，但是一個勇於克服困難，一個忠心人民的鬥士，是不害怕鬥爭。一分自由一分血，今天的血汗不白流，今天的鬥爭愈徹底，時間越延長，則死硬派的力量也折損得更大，則將來的和平的間歇時間也可以更長，民主的尺度也可以更深。讓死硬派目下還不願意知難而退罷！我們是能以較小的犧牲換取較大的勝利的，死亡的威脅決計敵不過生存的鬥爭，勝利一定歸於民主！

一九四七，四，一，晨前，鷄鳴不已中。





美金公債庫券不是生意經

楊深

由統一公債說起

記得還在三十四年冬，筆者看到顧翊羣氏，他高興地告訴我：「通貨膨脹也許可以停止了。」我頗表驚訝，他指着一份上海報紙的標題：「統一公債猛升」，說道：「你應該趕快寫一篇文章，指出現在是發行公債的千載難逢的時機。你看，上海公債在漲價，表示游資沒有去路，物價黃金都漲不起來，政府威信很高。政府應該馬上停止通貨膨脹。」顧先生是正統派經濟學家，力主自由市場利導游資的，他善於觀察市場的苗頭。我當時在「戰後經濟三論」裏，採納了些，我說：如果政府這時發行「裁兵公債」「揚子水電公債」，那我們一定雙手贊成，全國國民也樂於應募。

那時候，上海的金融工商業對於政府還有幾分幻想。統一公債為什麼漲？因為上海人都曉得南京政府從來不能自給自足，總是要借債的。既然要借債，就

不能不維持債信，南京自詡為內債中信用最卓著的統一公債，自然不能不給債戶一點保障，他們估計可以按關金償還（二十倍），後來說是按新幣償還（一千倍），這種想法不是奢望，只要南京還要維持一點良心與信用，以後還要借債的話，一定會加若干倍償還的。

統債一百元票面卅五年五月漲上了八千元，但是六月間財政部才宣佈民三十年以前所發公債整理完畢，七月一日起照常兌付，統債便由八千跌到二百元。當時關門的證券號銀錢業很多，傾家蕩產，自殺者有之，他們吃的虧便是對國民政府的作風認識不清楚，對政府存了過高的幻想。

想當年，未免心傷

政府今天發行公債，確實是相當冒昧的，在財政當局來說，這是一百八十度大轉變，轉得過來轉不過來很成問題。

戰前南京政府，公債政策是財政政策中主要的一環。公債政策，救了南京，肥了孔宋，富了江浙財團。正當北伐軍到了南京，軍餉生了問題，上海的財閥和外國人口睹革命形勢「越軌」，便有意用錢來資助，使革命軍由烏合的「暴民」手中脫出來成為紳士的衛隊。據說有一爭白花花銀子到了南京，發了軍餉，壯了士氣，打武漢打北平，就有了物質基礎。此後，南京沒有錢，便向上海的工商金融界借錢，怎麼借？公債。南京發行一批公債，由宋子文（後來則是孔祥熙）財長拿到上海來，請金融界踴躍認購，按票面打六折，包給幾家大銀行，大銀行再拿到交易所去做買賣。為什麼打六折？因為銀行壟斷的是銀子，這銀子在當時投資不太安全，天下沒有統一，羣雄並立，還不知鹿死誰手。這時南京的財長宋孔對於債信都絕對維持，不讓債戶吃一點虧。於是公債政策，固然叫四萬萬阿斗背了些債，但是在當事人還是三分其利的：南京有錢打仗，經手人有利潤，江浙財團有極其優厚的利息。

抗戰爆發以後，形勢一變，公債政策便全然不靈了，政府也索性不要它了。起頭幾年，還盛銷了一下救國公債，那實際上是愛國的小戶買得有些。後來便不行了。因為公債一律以國幣為單位，這位CNC日跌一成月跌一倍，通貨膨脹使它弄得身價日落。戰前買的公債，付還這樣不值錢的法幣，弄得債戶吃苦連天，從此公債便沒有人要了，於是乾脆攤派，公債變

了稅捐，例如三十三年度同盟勝利公債，就一直派了四年還沒有攤派完，可見其不吃香之甚。儲蓄與公債是一樣的玩意，鄉鎮公益儲蓄等，就弄得也是按家按戶派。

最妙的是美金儲蓄券黃金公債和黃金存款。政府在上海發行美金公債，重慶發行美金儲蓄券，都是偶然拼在國幣公債中的，當時一樣沒有人要，後來便攤派給國家行局職員和各商業銀行，大家都以為是倒鑄事。不料後來價錢竟好了起來，買美金公債和儲蓄券的人，還賺了一點錢。政府想想，便宜了他們，氣不過，後來美金公債到了期，統統按美國凍結法，把存款凍結起來，美金儲蓄券到了期，要用的要說明用途請求審核，弄不好還要賣給中央銀行。結果買公債儲蓄券的，除非是大官僚大財閥，有手腳的，可以買些機器貨物回去，其餘的小戶，他們的美金，都被中央銀行撈將回去。

黃金存款更妙。那是三十三年八月辦的，按二萬元法幣一兩存黃金，當時一般人就不太相信過了半年還能取到黃金，都去買現的黃金，不買黃金存款單，結果開辦之初，門庭冷落。後來政府發了急，把黃金現貨加了二成鄉鎮儲蓄券，費了二成，人是貪小利的，才來買黃金存款，到三十四年五月，賣了一百六十二萬四千八百四十四兩，可見銷路甚暢。後來金價一直漲到了二十萬，官價也漲到了八萬。宋子文看看又眼紅了，便宜了買黃金的老百姓，於是三十四年七月

來了一個黃金存款征四成的辦法。禍不單行，八月抗戰勝利金價大跌，跌到了五萬左右。那時候，有黃金存單的人，十家九家出賣。官價降為八萬，去了四成，只拿到五萬左右。按二萬元價存的人，劃不上拆息，三萬五千存進去的人也呼蝕本。一場黃金夢，奉獻了一千五百億（四成獻金）給政府，有戶都派定了。

戰時，公債沒有好處，萬一有點好處，政府又要千方百計撈回去。這般債戶，包括江浙財團到小百姓，沒有不痛恨這種政策的。黃金有款獻金四成的時候，除了「那時候的傅孟真」還有大公報寫「黃禍」，「捧」這樣子的宋子文」以外，老百姓一致攻擊，重慶商務日報就一連登了半個月的讀者牢騷。但是政府主意鐵定，置民意於不顧，因為政府自家會發鈔票，你不借鈔票給我，我自家多發點就是。

抗戰勝利以後，宋子文從前只恃黃金，外匯二樣法寶，後來又添了敵產和美軍剩餘物資二樣法寶，簡直像是暴發戶。天下資財盡入官家，老百姓只有我發的幾張爛票子，那是何等威風。正因此，什麼向老百姓借錢，發行公債，簡直不必要，窮酸的書呆子想法。於是統一公債的不理，美金儲蓄券要逼着賣出來，都弄得澈底。

不過，戰時戰後政府也未必全不借錢，不過是已瞧不起江浙財團，而進一步向華爾街借錢了。美國少爺利錢低，不計較利息，甚至不要担保。這種外債戰時已有幾億，戰後暗中幫助也不少。這些外債的舉借

，是拿政治資本作保的，在戰時是以不與日本妥協担保，戰後是勸共防蘇作担保。這才是「最爲友誼」的「援助」哪！

美金公債未必好銷

現在政府爲什麼却伸出手來向老百姓借錢了呢？政府實在是財產空虛了。如衆所周知，黃金沒有了，外匯新年還有四千萬美金，現在未必還有幾千萬（政府機關外匯都不准用了，要用必須蔣主席專案核准，可見差不多完了）。此外，鈔票也發得太多了。年初以來，每月三千億是至少，現在恐怕每月要發五千億，印刷也來不及。美國的借款，說得好聽，未必就能來，要是成爲杜魯門對蘇聯虛張聲勢的棋子，那就更寬。這一切都不可靠，不向老百姓借，還向誰借！

這筆美金公債庫券，歸什麼用？建設？打仗？按官方說，是平衡國庫收支，是流用。政府說得明顯，你們不借錢，我收支不平衡，便要發鈔票。現在每月用度近一萬億，稅收等項多三千億多一點，實在不夠用。這筆錢，是想借來零用的。流用之中，百分之八十當是國防費用——軍費。這一筆公債要說是建設用的，那真是扯蛋。

這筆公債信用可靠嗎？就條文上說，就不太可靠。美金庫券，國幣借，

國幣還，不過按美金計算。但是美金官價，不按自由市場，而按政府官價。如果到時候，按低官價償還，那就糟了。利息只合月利二分不到，外匯官價如果調整得不動，那就要吃大虧了，再順利，也絕對合不上大一分以上的利息。美金公債，拿美金黃金出去，十年之內拿回黃金美鈔來，利息只有六厘，合月息五厘不到，這十年當中變化多大，還不了誰保險？而目中央銀行外匯黃金根本就是空的，以空保空，誰敢相信。這次條文都模稜兩可，沒有鐵定的保證，看條文，顧客是不會上門的。

那麼，美金庫券美金公債銷得出去嗎？

不太容易。雖然李銘，陳朵如，范衆渠大家都應酬着說：「很好，這辦法很好，很可以吸收游資。」他們也有戰前做公債賺錢的想法，但是細想之後，內心裏不無懷疑之處，未必敢把銀行的存款拿來孤注一擲。

全國銀行的資金，據統計三十五年十一月，存款計四千九百億，活存爲四千三百億，定存六百四十八億（以上數字國家行局除外，省縣銀行商業銀行都包括在內。）上海的存款，據說經濟緊急措施以後，增加了一千五百億。就估計爲六千五百億。試問銀行錢莊能抽出多少來買公債，充其量百分之二十，不過一千五百億，銀行可以買來繳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存款。

準備金。政府要吸收的是三萬六千億法幣，談何容易。

即使是很好的公債，市面上消化也很困難，何況這個不大中吃的東西。因此我估計，一定是長時間的推銷，銀行不敢承包，政府不能一次拿到錢。還像戰時的公債一樣，設一個勸募委員會，好好地做一三年才成。

財政當局對於美金公債庫券，是不必存奢望的。現在只能聊備一格，像黃金存款一樣辦起來等造化。我看，如果那天，山姆叔叔借了款，央行外匯庫有多了，美金公債也許可以暢銷，再把美金庫券條例，改爲美金償付，那一定更銷。由此看來，國民政府的財運還沒有來，還不在本國，而在太平洋的彼岸。

此外如果政府能够恢復債信，這美金庫債也許還可以銷出去。這便是：一，宣佈統一公債千倍或萬倍還本，二，黃金存款征四成，一律退還。否則財政當局再怎麼信誓旦旦，也未必能相信用挽回來。不過，我知道南京不會那麼老實敦厚，因爲那樣一來可能偷雞不到蝕把米，而且現在連這點米的本錢也未必有了。

因此，至少現在，我要說：美金公債和庫券不是生意經，自由承購沒有希望，除非硬要攤派。



噉噉噉！我祝福你們
彈冠相慶，眼看就要排班
入朝的民青兩黨的新貴！
噉噉噉！我讚歎你們的臉
皮厚而且闊，築成了一道
新的長城！有了這一道新
的長城，中國就可以不怕
任何外來精神道德上的侵
犯，而捐獻了臉皮作建築
材料的你們的名字，也就
從此永垂不朽。噉噉噉！
噉噉噉！噉噉噉！
可惜我不知道你們的
黨衙門在什麼地方，以至

向民青兩黨的新貴們道喜！

· 黎民 ·

於無緣登門祝賀；聊師「
野人獻曝」之意，率達幾
聲紙上的苦龍。

然而，我立刻有了一
件苦惱的心事不得不首先
訴述出來，就是貴兩黨的
先後次序應當怎樣排列法
的問題。遍讀近來各報紙
的標題，有的排作「民青
」，有的又排作「青民」
，而編輯先生們偏又不聲
明理由。這內情也許是他
們本來有箇斟酌，也許出
於無意中隨便安排，反正
「噉哈二將」也罷「哈噉
二將」也罷，總不過是那
麼一回事。但是，中國眼
看就要依照杜魯門閣下的
願望，擴大政府的基礎，

成爲多「黨」政治的叫作
「民主」國家了，貴兩黨
與專政黨的共同施政綱領
眼看也就頒佈天下了；
可見得「民主」中國的
第二第三大黨，無疑地是
屬於貴兩黨的了。然則究
竟誰是第二，誰是第三，
這可不是一件等閒小事，
而是占卜政黨勢力的消長
，決定國運的指趨的大問
題。雖然中國自古禮讓爲
國，貴兩黨也未見計較，
到今天像這種事情可不應
當含糊了事呀！如果貴兩
黨曾經各自擁有過確定數
額的選民，或者至少是宣
佈過各自黨員的真正數目
，那就問題也還容易解決

，——偏偏今天又不是這
樣的情形。

再遍查報紙文獻，貴
兩黨彼此之間實在富有轉
生姊妹之誼，也令人看不
出先後。例如，在去年十
月十九日民社黨招待各黨
派的茶會上，主人一味謙
虛，對人都稱「老大哥」，
而自己是所有政黨的「小
弟弟」。至於青年黨在眼
看就要入朝如今年這幾十
天裏面，每當答覆新聞記
者關心的詢問時，總說是
參加政府要道隨在民社黨
之後，有時甚至於說出如
果民社黨不參加則貴黨也
決不參加像這樣斬釘截鐵
的話來。可見得貴兩黨實

在情同穿着一條褲子，今天誰也不肯在表面上爭居先席。至於要就擁護五色國旗的時代，以及分店開到「汪記」大東亞共榮圈的時代，早就反共「政治家」這一點來說，青年黨今天理應更加頭角崢嶸；但是民社黨又說過，「追溯本黨歷史的淵源，恐怕比同盟會還要早些」，那就還牽聯到保皇的龍旗，簡直是祖父輩兒的老牌子了。

所以，翻來覆去的考慮，「民青」或者「青民」的次序安排問題，着實給了我一悶棍，感到絕大的苦惱。想要并行排列罷，也還是分了先後，而且更添了左右的麻煩。讀者如果只是從「左昭右穆」或者「男左女右」這些意義上去發生聯想，倒還沒有什麼要緊；假使因為貴

兩黨都是堂堂大政黨的緣故，而認為貴兩黨也算有了政策上左右之分，那就其錯非同小可了。所以這辦法我更不敢採用；還不說排字上的麻煩。

然而，我終於還是排作「民青」兩黨者，一方面是這問題總得有個解決，我不能讓它堵住了我向貴兩黨道喜的一番興頭，另一方面我也還是有三點理由壯着我的斗胆的：第一、直到現在為止，中國總還是敎人家一黨「訓」着的時代。雖然此黨早經有心「結束訓政，還政於民」，但到底應該還給什麼樣子的「民」，則依據去年十一月二十日與二十一日朝野兩大政黨的黨魁換文那件「民社黨是受了長期「訓政」之後最合標準的「民」間政黨了。何

況，第二、民社黨的招牌上就赫然綴着「民主」一辭呢？可見得而今而後，「擴大了基礎」的「聯合政府」是要有了這樣掛着「民」字號的政黨組合起來纔真是「民主」的了。

最後，第三、從引起內戰擴大到「國大」那一案起，民社黨內部飽經風浪，甚至激起了老骨嶙峋的氣節之士不惜割席退黨這一方面看，民社黨裏面畢竟還有過是是非非的爭持，還有在過爲了政治主張而暴露破綻的精神勇氣，說明至少它從前還並不專只爲了入朝而組黨。有了這三點理由，我在前面說過的苦惱情緒之下終於得到了一個解決，顧不得是否冒犯了貴兩黨的交情了。

，寫到這裏時却教一陣子說理的過程澆冷了！但是，我倒底是還要唱點「喜歌」的，再鼓起興致說下去罷。

你們一定比我還更知道，是有了你們的點綴朝廷，馬歇爾元帥的離華聲明纔更有光彩，而且此老的以後的文章也纔更好振振有辭，奮筆直書的；因爲一切都天從人願，中國真的就這纔算是「民主」了呢。你們也一定比我還更知道，你們今日的榮華得來并不容易，也決不偶然：是抗戰的人民的血染出過一場國民參政會，仗着你們的「天才」居然因此製就了一雙「民主」的披掛；今天內戰的更深的血海，這纔更染漬得你們的披掛透底猩紅，分外照耀得異光奪目。啦啦啦！我祝福你們！因爲，你們比

一切的人都更知道，要讓一黨「結束訓政，還政於民」，是一件多麼沉重的工程，而今天竟還政給你們這樣的「民」了！

我不知道你們是否還能記得，在「九一八」事變以後，轟轟烈烈的「國難會議」的前夕，一黨肅政的南京也曾鬧過「結束訓政」的故事？那時候曾經有過一位官拜立法院副院長的公台大人說出這樣意思的話：中華民國是國民黨一手創造出來的；如今弄得這等模樣，怎的忍心交還給老百姓？這意思非常明白，中華民國便要算是他們創造的，連帶的也非從他們手裏送終不可！今天你們民青兩黨的新貴居然竟能伸手接過點「政權」來，恰好正逢着泛亞洲會議席上，印度代表宣稱「中國在事實上已經

成為美國的殖民地」的黃道吉日！這是從作過兩三百年殖民地的土地的子孫嘴裏放出來的聲音，它應該最懂得「殖民地」這個名辭的意義。印度代表說的是「事實上」也就是說「名義上」儘管不是美國的殖民地，與事實無關而已。你們在這樣的吉日良辰入朝，替人家事實上添了方便。果真到了白魯斯德參議員的主張「麥克阿瑟的權力伸展至中國，以副攝政名義兼管遠東」將來竟有實現的一天，那時你們排朝迎駕，聽候麥總督加封，那纔真作到了「實至名歸」，一黨「訓政」結束之後，由你們參與中國新紀元，奉行「亡政」了。回想起那位副院長當年的名論，今朝真到眼前來；而你們諸公的榮華，真不止於華衰之榮了。

然而，我仍然不能不追念貴兩黨的耐心。要說民社黨的淵源，起於戊戌保皇的失敗，那麼，貴黨待詔草野，不惹玉香已經有整整五十年了！但不知道抱負了兩代人，今天還剩有幾許熱氣？青年黨的結黨二十三週年紀念已過，你們的經綸自來只有機會在大小軍爺的左右零星施展的，今天竟然有全盤脫售的機會，這等待也真難爲了你們。

據說竟有人責怪過你們破壞了政協決議，這真是滔天冤枉，政協決議豈是你們這樣的秀氣人所能破壞得了的？你們手裏又沒有兵，人家却偏要打，教你們有什麼辦法？譬如說罷，一位窈窕淑女，被兩位孔武有力的君子所迷，她許諾給他們兩位都作朋友，條件是他們不相打

。而結果他們自對打了起來，你說她能有什麼辦法，除去鑽進某一個武夫的被窩裏以外？所以你們參加政協，原本不過是湊湊熱鬧的，熱鬧湊過了，你們竟然陡長了「民主」的身價；既然謂之「身價」，也就是說身份有了價錢，有了價錢總是賣貨，看準了行市還不賣，那不是說教太陽往東走，教長江往西流？那些怪你們破壞政協精神的人真糊塗得可以的，誰曾聽說過「精神」能够論價來？

所以，你們今日的人朝，實在不是一件細事，而是中國歷史上石破天驚的創舉：請問自從盤古開天地以後，中國那一個朝代裏有過今天這樣多黨「民主」的聯合政府？四周的「周召共和」之制完全是寡頭貴族的共和，實質

不還是君權一尊？北宋有過新舊黨之爭，那是責任宰相制，新舊黨各有不同的政策，只能交替秉政而不會聯合調和。降入中華「民國」以後，初期的當國梟雄在名義上不得不敷衍政黨，但那也還是採的政黨議會與責任內閣制。今天是什麼情形？一黨朝廷裏面，添進了你們幾把交椅，中國就陡然變成了連真正老牌的花旗民主國都讚許說是真正民主的國家！這那裏是一件好玩的小事？你們是中國歷史新真的創造人呀！啦啦啦！說到這裏我倒又聯想起一件麻煩問題來了：當你們哼着大風歌還鄉告廟的時候，到底應當用什麼身份告祭祖宗，曉諭鄉民呢？粵南省鶴慶縣有過下面這樣的一件故事。這縣境內在五十多年以前出生

過一個人物，這人物到前些年衣錦還鄉了一趟。故鄉父老爭破了門檻趨前祝禱的時候，忽地有一個鄉老看見此公莊嚴的迎面鑲刻着一副驕高大大的門聯，那下聯是「中央委員第五個字」。於是這鄉老禁不住要探問究竟這「中央委員」是什麼樣的來頭，結果這個顯赫人物沉吟了片刻，答復是：「中央委員麼？……就是從前貝子貝勒那樣的份兒」。這比喻雖然很恰當，而且也很見出天才，但是像雲南那樣偏僻的省份裏面像鶴慶那樣山岬岬的縣份，「貝子貝勒」又該是怎樣的稀世之寶？所以儘管發明這個比喻的人物固不失其為天才，而聽到的鄉愚父老，畢竟還是有點惘惘然。據說後來還是請教了博雅的名儒，經了他一解釋

，這纔有點依稀彷彿的影子。——我報告這故事給諸位「民主」新貴聽或者多少可以供給點參考，好讓諸位有個心理的準備，庶幾乎不再像那位「中央委員」那樣青者欣欣而聽者惘惘。假使諸位竟因此而想出了更容易使得家贖戶曉的比喻，教諸位的鄉黨鄰里一聽了然而又恰如諸位的身份，那麼，我今天的這一點野人獻曝之忱庶幾乎算沒有白費了。

最後，我還想向諸位討點子道善的回報，就是希望諸位以後的政績，至多只要作出像訓政黨訓政時期那一樣的規模，千萬可別還要和他們競賽。

· 訂閱辦法 ·

一、本刊歡迎讀者直接訂閱，按期八折優待。

二、訂閱本刊，請按下列辦法預繳訂費：

航寄：貳萬元

平寄：壹萬伍仟元

三、本刊訂戶，平寄郵資一律免收掛號及航空郵費概歸讀者負擔。

四、按期書款於預繳款內扣除，至款將盡時，本社專函通知續定。

五、本刊訂戶，得委託本社書報代辦部辦理一切代辦書報事務，並享受其一切優待權利。